

方 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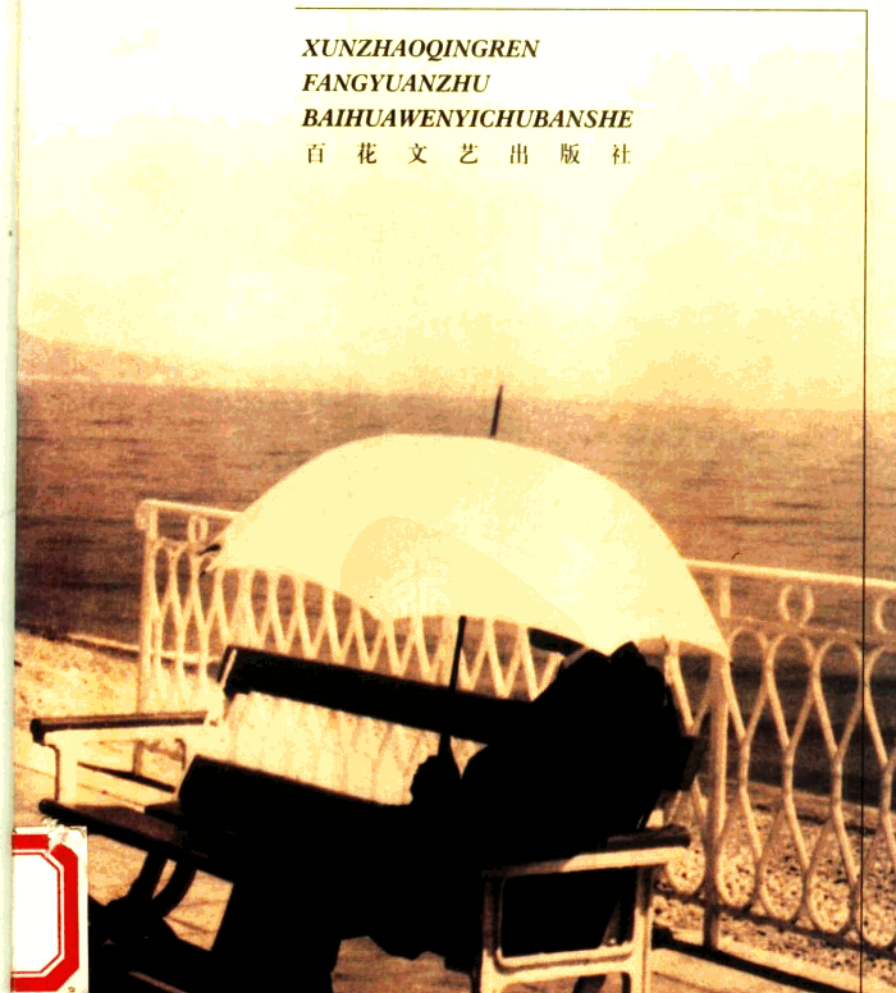
寻找情人

XUNZHAOQINGREN

FANGYUANZHU

BAIHUAWENYICHUBANSHE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寻找情人

方 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情人 / 方远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001-6

I. 寻…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16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爱心依旧

——代序

我的小说作品就像做梦一样，有时候有，有时候则没有。这是因为写不写小说不是一件我能说了算的事情，就像今晚我有没有梦我说了也不算一样。

我所从事的职业是爬格子，一天到晚爬个不停，却不是当作家的那种。据说作家甚是自由，什么都可以写，能把真的写得跟假的一样，当然，作家最拿手的还是把假的写得跟真的一样。我却不能，这取决于我的职业，如果我想保住我的饭碗的话，我必须学会实话实说。这或许便是作家与记者的区别。

我知道我是个不能安分守己的人，不过我的职业又迫使我必须安分守己，新闻嘛便是真实。这多少有点强人所难的意思，不知不觉中，我总是把不完美的采访对象让他变得完美，把不曲折的战斗历程让它变得曲折。这与新闻规则背道而驰，却似乎与小说沾上了边。于是，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我便开始写小说了。第一部中篇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拿着它与我报纸上发的新闻作品比，无论长度还是字号都让人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感，一种回味无穷，驱之不散的愉悦感。为了保持这种愉悦感，我就继续写。于是，《大家》、《钟山》、《小说家》、《长城》、《小说》、《当代小说》、《时代文学》等刊物上就有了我的作品，去年，承蒙错爱，云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移情别恋》。

小说越写越上瘾，本职工作也越来越繁重，以至到了全身心投入也未必能干得好的地步。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小说不得

不放手了。

放开小说那只无形的手，就像慢慢放开恋人的手，刚刚找到的一点儿感觉瞬息间便没有了。

我爱小说，却不能以此为职业，就像爱上一个人却不能终生相伴一样，因为我还喜欢尝试着干点儿别的，这与我的良心无关。

我爱小说，是因为她曾给了我无穷的欢乐与愉悦，但这种欢乐与愉悦却不能长久，因为我现在需要敬业，这与我的良心有关。

我爱小说，也爱我的职业，当熊掌与鱼不能兼得之时，我只能先咬一口熊掌然后再去认真地吃鱼，这与我的良心有关也无关。

今天与小说告别，正是为了明天的再会，就像离婚是为了结婚一样。我相信在我不能胜任我的本职工作的時候，我会主动找一个不碍别人的事儿，别人也不碍我的事儿的位子，继续坐在电脑前，与我的小说情人约会。

几载河东，几载河西，在我处在河中的时候，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这本书，感激之情自然不能言表。

河东也好，河西也罢，东西两向里肯定都会有我，这是因为我爱心依旧。

是为序。

作者

1999年12月28日于济南玉函山下

目 录

爱心依旧——代序.....	(1)
没落情感.....	(1)
隔墙有耳	(55)
别说你爱	(90)
寻找情人.....	(132)
十月怀胎.....	(152)
爱情无情.....	(191)
虚席以待.....	(205)
血色咖啡.....	(240)
走投无路.....	(301)

没落情感

1

萌的父亲王二在门厅里双手将一只白色的陶瓷茶壶高高地举起，然后“哐”地一声摔到水泥地上的时候，萌正坐在卧室里的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化妆。这不大不小的声音叫她不由自主地全身颤了一下，眼看着手中的眉笔在眼眶上划了一条粗粗的曲线。良久，她才回过头来，看了眼门厅，她发现面带微笑的父亲弯腰拾起一块陶瓷碎片，对着灯光双眼痴迷地欣赏着。

“你看好好的一把茶壶，”王二拿着如刀的碎片在椅背上划了下，就像农民用犁耕着坚硬的土地，“可现在变成一把刀了。”

萌的母亲萍就坐在王二对面的沙发里，在她的身后有一只花猫正瞪着黑眼睛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你用来自杀正好。”萍说着，回头拍拍花猫的脊背，然后从头上摘下一只发卡，慢慢地伸进猫的耳朵眼儿，掏出一堆耳屎，放在手心里看着。

花猫欢快地叫了两声，伸着头嗅着萍的手心。

“哈哈！我不会死。”王二把手中的碎片扔到萍的脚下，仰头

大笑起来，“你不心痛我，还不心痛这把壶？”

花猫冲着王二龇了龇牙，它的胡子还颤了颤。

“这把壶早晚也是破，你现在就给我摔孝盆子。”萍张嘴吹掉手心里的耳屎，看着它们像柳絮一样缓缓地飘落。

萌像花猫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神色显得极其平静。战斗中成长起来的萌是不会惧怕一块小小的弹片的。每当父母发生这种小规模战斗的时候，萌总是想起了两只狗厮咬时的情景。在她的眼里，父亲已经不是父亲，母亲也已经不是母亲，而是一只公狗和母狗。但是，现在萌不能不替母亲心痛这把壶。她知道，这把上书“奖给全市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茶壶一直是母亲的精神寄托。这是母亲三十多年前的荣耀。这套茶壶原还有八只杯子，随着父亲将八只杯子一只只地摔到地上，萌发现，母亲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两只眼睛也变得越来越空洞无物。

萌可以什么都不怕，但她不可能不怕这双眼睛。每当萌注视到母亲这双眼睛的时候，她就会产生一种幻觉，她看到母亲的眼睛变成了两个阴森森的洞口，冒着逼人的寒气，好像要把世上的一切都吞进去。

萌冲花猫笑了下，回过头来，继续着她的化妆。当她擦掉眼眶上的黑线，拿起眉笔正欲描眉的时候，她听到母亲说：“萌萌，快去拿速效救心丸。”

萌不得不再次回过头来，抬眼看着门厅里的母亲。这时，母亲的一只手向前伸着，手心向上，眼睛紧闭嘴却大张着。她身边的花猫仰着脸，轻轻地舔着萍的已经发紫的嘴唇。

“萌萌，你爸不是亲的，你妈可是亲妈。”王二看着满地的陶瓷碎片说。

萌快步跑出自己的卧室，到母亲的房间里取回救心丸，放到母亲的嘴里。

“是的，”母亲咽下救心丸，嘴角向上挑了挑，说，“萌萌的妈妈是亲的。”

王二长长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天花板，他发现上面有一条缝儿，有几只不知名的小虫在缝儿里不停地爬进爬出。

“萌萌，我不是你的亲爹，”王二吐口臭痰，说，“我只不过是个名义。”

这个叫王二的男人和叫萍的女人结婚后的第五年，生下了萌。从萌懂事的那一天起，王二就告诉她，我不是你的亲爹。萌从惊讶到羞辱，从羞辱到悲愤，现在，她终于可以做到无动于衷了。萌看到父亲吐出的臭痰在空中划了一条长长的抛物线，然后准确无误地落在地上的茶壶盖上。她对这种情景这种对话可以做到视而不惊充耳不闻，但是，父亲的那口臭痰不能不叫她恶心。

“你们哪里是人，”萌看了眼父亲又看了眼母亲，最后将目光落在花猫的身上，说，“是两条狗，两条不要脸的疯狗！”萌说着，走回卧室，拿起眉笔继续画眉，这时她腰间的BP机响了。

“我在花园大酒店等你，速来。李大明。”BP机的屏幕上这样写着。

萌看罢BP机，三下两下画完眉，起身背起蛇皮坤包，走出门外。

“跟你妈一样，贱！”王二看着萌的背影，大声吼道。

2

李大明出现在名泉路上的时候，是晚上七点多钟的光景。一个长期在此摆烟摊的老太太看到他一脸的不高兴，脸的长度明显比以前加长了，还时不时地张嘴往地上吐着唾沫。这时，西天

的晚霞还没消失殆尽，通过宽阔的马路望过去，李大明发现，这晚霞竟像他小时候学画时用过的沾满颜料的破抹布。于是，他就站在路边看着西天发呆，回忆着当年在父母的怒目下胆颤心惊地学画时的情景，这么想着想着就情不自禁地抬起右手来，做出手握画笔的样子，眯缝着眼，一边不停地吐着唾沫一边动作夸张神情认真地比比划划起来。

李大明莫名其妙的举动令老太太不解，也令马路上的行人不解。这人是不是神经有什么毛病啊。

其实，李大明的神经绝对很正常，只是这天的这个时候出现在马路上纯属无奈。本来他吃罢晚饭是准备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26届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亚洲区决赛的实况转播，中国和韩国将争夺出线权。他是这条街上有名的球迷，为了不受打扰他还把五岁的儿子早早地送到了他母亲家。当时，他匆匆忙忙地啃了块排骨，从饭桌前搬了一把折叠椅，掏出手绢擦了把油乎乎的嘴，坐在电视机前，心里琢磨着在上场比赛中受伤的姚夏是否能再次上场。他想，我要是医务生就一定要让姚夏上场，哪怕他吊着一条胳膊也好，因为他就像一只猎狗。

他想这些的时候，妻子迪正在拾掇饭桌上的残汤剩饭，李大明就听到了几块啃过的骨头从饭桌上掉进塑料垃圾桶里的声音。因为李大明正全神贯注地想着马上就要上场的阵容，就被这并不大的声音吓了一跳，他的眼睛闭了闭，然后回过头冲迪咧了咧嘴，说：“动作能不能轻点？”

迪这时正把最后一块骨头扔进了垃圾桶里，她的目光也随着最后一块骨头落进桶底。“你现在是越来越烧包了。”迪盯着桶里的骨头说。

李大明的目光还是投在电视屏幕上，那上面正没完没了地播着令人生厌的广告。他想我怎么会越来越烧包了呢？吃顿排

骨看会儿电视就会越来越烧包了吗？

“你才越来越烧包了呢。”李大明有些不服气，头也不回地说。

迪听到李大明的反驳当时并没当回事儿，她嘴里一边念叨着烧包烧包你就是越来越烧包了一边把垃圾桶送到门外走廊里，尔后又继续收拾她的饭桌。她把饭桌上的碗盘筷子摆在一起，双手端起来，准备送到厨房里去刷了，就在她转身欲走的时候，先迈出的右脚踢到李大明坐的折叠椅腿上，左脚又跟着踢到右脚上，就这样身子一晃失去了重心，毫不犹豫地一头栽倒在地。

全神贯注的李大明先是觉着屁股下面的椅子动了动，马上又听到一阵碗盘破碎的声音。这时，李大明即便是不回头也知道了身后发生了什么，他本该站起来，装出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把迪从地上小心翼翼地扶到折叠椅上，说声看看摔坏哪里没有，以后走路要小心啊，也就没事儿了。如果李大明再更大度一些的话，俯下身子在迪的脸上或者是脖子上亲上一口，然后轻轻地放迪到席梦思床上，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他们的夫妻感情更加深厚。但是，这时与碗盘的破碎声一起钻进李大明耳朵里的还有解说员的声音：“各位观众，第26届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亚洲区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今天将要上场的队员是……”

“姚夏、李明、刘越……”

李大明脱口而出。

“谢晖、李明、刘越……”解说员继续说道。

李大明一听到这些人的名字，心里就紧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攥了攥拳头，想弟兄们今天你们可要给我顶住啊。

迪跌倒在地的时候就没想自己再爬起来，就像孩子在母亲面前跌倒了要等待母亲上前扶起来一样，会撒娇的妻子也在等

待着丈夫的那只有力的手，然后顺势将双臂搭在丈夫的脖子上。但是，李大明没有，他的心思在足球赛上。迪趴在地上见李大明没有什么反应，还听到他高喊着一连串与他们无关的名字，就有些恼怒。

“那都是你亲爹！”迪说。说着，她还伸出左手握住折叠椅的一条腿儿猛地一拉，体育迷李大明哐地一声就席地而坐。

李大明席地而坐后也没把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开，他只是扶了扶从鼻梁上滑下的眼镜。这时，他看到队员们已经蹦蹦跳跳地上场了。

“你今晚怎么老是没事儿找事儿？”李大明头也不回地说。

迪趴在地上还是没动，她吐了口溅到嘴边上的菜汤，说：“姓李的，谁没事儿找事儿？”

李大明双眼紧盯着电视，没说话。

迪抬起一只手来，捏住李大明的耳朵，说：“我问你，谁没事儿找事儿？”说着，她还使劲儿往下扯了两下。

李大明觉得自己的耳朵被拉长了，就像夏日里狗伸出的舌头。他不得不抬手拿掉迪的手。

“你没事儿找事儿。谁越来越烧包了？”李大明敷衍道。

迪是个极其认真的人，她想我说你越来越烧包了还冤枉你了吗？这么想着就禁不住自己爬起来，跑到门外提回了那只塑料垃圾桶。

李大明的视线马上被一只美丽的塑料垃圾桶挡住了，他又不得不抬眼看着迪。他发现，迪这时的神情已有几分得意，就像法官面对死不认账的被告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迪从垃圾桶里拿出一块李大明啃过的骨头。

“你就是越来越烧包了！”迪说着将骨头在李大明的眼前晃了晃。

李大明一边伸手推开迪，一边极力地侧身尽量把视线落到电视屏幕上。

“我怎么就越来越烧包了？”李大明不耐烦地说。

迪从手中的骨头上揪下一块绿豆大小的肉，说：“你越来越烧包了，骨头没啃干净你就扔了。你好好看看，我冤枉你了没有？”

李大明现在才搞明白，迪就是因为他没把一块骨头啃干净就说他越来越烧包了。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迪对李大明在这个时候能张嘴大笑甚是恼怒，李大明大张的嘴使迪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把这块骨头塞到他的嘴里，非让他啃干净不可！于是，目光依然盯在电视屏幕上的李大明就觉着有个什么硬邦邦的东西塞进了他的嘴里，在他发现迪塞进他嘴里的是那块垃圾桶里的骨头时，他终于大怒了。

“迪，你他妈活腻歪了？”他高叫着，一把推开眼前的迪。

迪的一只脚踩到菜汤上，脚下一滑，再次跌倒在地。与上次不同的是，仰面倒地的她手里还紧握着那块骨头。迪先是懵了，坐在地上傻看着李大明。这时，李大明正吐着嘴里的脏东西。迪马上想起了手里的骨头，她低头看了眼这块骨头，然后冷不防朝李大明砸去。

一出和平时期的家庭战争就这么爆发了。

李大明的头被骨头击中，迪在扯掉电视电源时被电了一下，然后李大明就在迪的哭骂声中从家里逃了出来。于是，那个摆烟摊的老太太就发现了李大明出现在名泉路上，在他神经兮兮地对着西天比划了半天之后，他来到公用电话亭，给萌打了个传呼：

“我在花园大酒店等你，速来。李大明。”

李大明给萌打完寻呼就来到花园大酒店。大酒店里坐着不多的顾客,不多的顾客在听一个已不能算年轻的钢琴手在弹钢琴。

这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李大明十分自信地对自己说,然后看着自己的手,并做出弹奏的样子。

大堂里的时针指到了七点,李大明还在等待。李大明抬头看表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好像等待这一天的这一刻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上个星期的今天,李大明的一个外地朋友到这座城市来做生意,请李大明吃饭。吃完饭,又去了夜总会。当李大明在夜总会和这个叫萌的舞女一同旋进舞池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情场老手。这与他的人生哲学相去甚远。当时,他紧紧地搂着萌细软的腰,他的上身向前尽力倾着,他能感觉到萌前额的一缕头发正试试探探地撩拨着他的脖梗儿,萌热乎乎的鼻息也通过他的领口灌进他的胸口。李大明记得那天他喝了不少酒,但是他知道他全身上下的躁热绝对与酒无关。一曲终了时,李大明拉着萌在咖啡桌前坐下,抬眼端详着她竟禁不住问,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萌喝口咖啡,咕咚一声咽下去,说,叫萌。李大明点上一支烟抽着,他想给她来点小小的幽默以制造出轻松的气氛。是生猛海鲜的“猛”吗?他问。萌乐了,说,别看你这人戴着眼镜还挺逗的,草木萌芽的“萌”。李大明又试探着问,能告诉我你的BP机号码吗?8754367,东方寻呼台的,萌毫不犹豫地

说。

李大明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超常是在那个晚上之后,萌七位

数的BP机号码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准确无误地记住了。

认识李大明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个拈花惹草的人，自从他跟那个叫迪的女人结了婚，他就再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女人动过心。那么，现在的一切将做如何解释？是什么指使他到这里来的呢？仅仅是因为今天和迪的这场争吵吗？

萌一步跨进花园大酒店的时候，看到李大明正在一个劲儿地摇头。

“Hey！”萌一拍李大明的肩膀。

李大明反应迅速地回过头来，一把握住萌的手，说：“Hey！”

“没想到你也这么庸俗。”萌说，在李大明的对面坐下来。

“你来晚了。”李大明燃上一支烟说。

“是吗？”萌早已忘记了刚才父母给她带来的不快，她抬腕看了下手表，然后抬起头来笑嘻嘻地看着李大明。

李大明发现萌有一口很美很白的牙齿，他记得在牙科医院里曾看到过这么一副美而白的牙齿，可惜，那是假的。萌的牙是不是假的？

“说吧。”萌把左胳膊支在餐桌上，托着嘴巴，眯着眼，说。

说什么？萌让我说什么？李大明把一口烟憋在嘴里，迷惑不解地望着她，不说话。

“说吧，”萌重复道，“为什么请我吃饭？”

李大明干什么都要想一下为什么再去干，这与他那个在省某科研所里作学问的父亲有关。可是，今天请萌吃饭是个例外。是因为和迪的这场争吵吗？他想不是的。他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把憋在嘴里的烟吐出来，说：“我想我们现在该是谈论吃什么饭。”

萌看着那个弹钢琴的人，她发现那人的背已经有点驼了。

“随便。”萌说，收了收腹，做出驼背的样子。

李大明侧耳听了会儿钢琴曲，这是柴可夫斯基的曲子，他觉得他已经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美好的曲子了。

“看来你是个很随便的人。”李大明说，一只手很悠闲地随着音乐的节拍上下摆动。

萌晃了晃右肩，又晃了晃左肩，最后双手握起来，将骨节按得叭叭响。

“是吗？随便点不是很好吗？”萌说，突然盯着李大明，“你老婆知道你请一位小姐来这里吃饭吗？”

这个时候提起老婆不能不叫李大明感到很沮丧，他狠狠地抽口烟，说：“我还没结婚呢。”

萌吹开飘到她眼前的烟雾，像个刑警审讯着犯人：“你在说谎！结过婚的男人我看得出来。”

李大明愣了下，良久才指指眼角，故作笑态地说：“是看这里吗？你认为我已经老了吗？”

“不，不是的，”萌摇摇头，说，“看眼。”

李大明转回头去，在他的身后有一块巨大的镜子。他发现，镜子里的他已有几丝疲惫。他注视着自己的眼睛。他记得书上说，孩子生下时眼睛有多大长大了还是多大，所以婴儿的眼睛看上去就比较大。结了婚的男人眼睛是大了还是小了。

“你的眼里充满了不安，你的眼睛在看着我的时候还在用余光看着你的周围，因为你怕你的老婆突然出现在这里或者碰上你的熟人。心神不定，你懂吗？”萌说。

萌得意的神情叫李大明难以忍受，他觉得蒙在自己脸上的遮羞布正叫她一片片地撕下去。

“今天，”萌又说，“你刚刚和你老婆吵过嘴，对不对？”

李大明突然看到，那个叫福尔摩斯的英国私人侦探正叼着硕大的烟斗向他一步步地走来。

“根本没有，我老婆昨天就出差了。”李大明说。

“先生，你点什么菜？”已在这里恭候多时的餐厅小姐问。

“小姐，过会儿再点菜，好吗？”萌冲小姐歉意地笑笑，说。

小姐对李大明莫名其妙地笑了笑，转身走了。

你他妈笑什么？李大明心里想，然后也做出笑的样子。

“你看你的笑，多么不自然，就像下着雨还太阳高照。因为你是装出来的，你脸部肌肉神经刚才还在高度地紧张，你现在想让它们松弛下来，可是这需要一个过程。你见过一只吹得膨胀到极限的气球吗？它泄了气的时候，球面便凸凹不平，好像你现在在笑着的这张脸。”萌说。

李大明无可奈何地笑着，他看着萌张张合合的嘴唇发呆。

“句句都是心里话是不是？”萌说。

李大明发现萌的智商绝对不低，跟这样的女人打交道想必更有趣。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跟萌交往下去。

“你还没说为什么请我吃饭呢？”萌紧追不舍。

“你还没问过我叫什么呢？”李大明不满地说。

“这个还十分重要吗？我知道你是个男人就行了。”萌懒洋洋地说，伸手从李大明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

“那么你说，”李大明也拿起一支，叼在嘴里，说，“你看我是干什么的？”

萌用舌头将烟从左嘴角倒到右嘴角：“大不了是个文化人。”

李大明确实算是个文化人。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单位从事一件很不重要的工作。

李大明被萌的举动震住了，他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现在的女孩子都是这个样子吗？

萌叼着烟，伸长了脖子，说：“愣什么愣？点烟啊。一点眼色都没有，这样能讨小姐喜欢吗？”